



独幕话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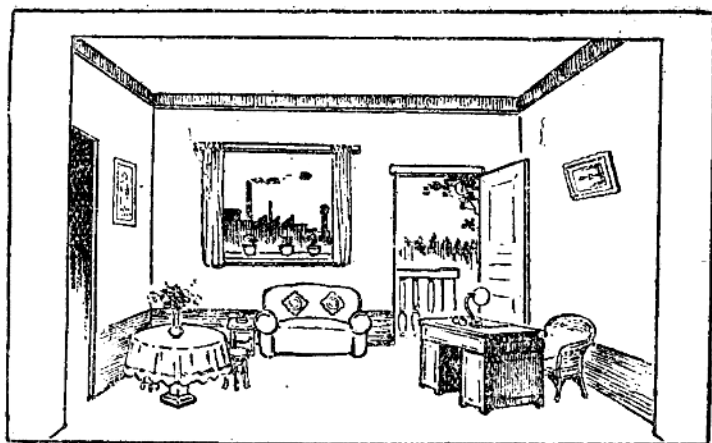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的叛逆

周竹寒、莫英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✓ 爱情的叛逆(独幕话剧).....周竹寒(2)
- ✓ 星期六的下午(独幕话剧).....莫 英(29)



爱情的叛逆

周竹寒

人物：石 华

石 英

黄正川

游子仁

小 菠

季节：秋天。

地点：黄正川、石华的宿舍。

〔休假的一天。〕

〔一間整潔、明朗的客室。正面有一扇通亮的平形長窗，

窗台上放着几盆花。从窗外朝远看，是雄偉屹立的工厂远景，在这清爽的季节里，透过厂房往远看，确实給人一种和平恬靜之感。

窗右有一門通外面。水門汀的欄杆外，有翠綠梧桐树。左面有一門通內室。牆上挂着几張出色的油画。

室內有桌椅、沙发、写字台等应用的家具。

幕启：风，輕輕地吹着。隱隱地可以听到門外的扫叶声。

石华穿戴整齐。正在細心地为小菠梳头。小菠手拿大苹果，一口一口的在吃。

石 华：（极有兴致地）小菠，你喜欢戴紅花，还是戴黃花？

小 菠：（一面嚼苹果）紅花，要大的。

石 华：好。媽給你摘一朵漂亮的大紅花。（去花台挑花）

小 菠：（也跑到窗前，爬上沙发椅）我要那一朵。

石 华：（順手折下小菠指的一朵）来，戴上。（給小菠戴花）

……小菠，你喜欢玄武湖嗎？

小 菠：喜欢。夏天張老师帶我們去过。媽，我們还划船呢。

石 华：我們今天也划船，好嗎？

小 菠：好。爸爸給你买礼物，怎么还不回来？（去門口張望）

石 华：就要回来了。

小 菠：（回身）媽，叫爸爸把舵，我划船，你坐在船上看风

景，好嗎？

石 华：不。媽也和小菠划船。

小 菠：（賭氣）不許你划。

石 华：為什麼？

小 菠：爸爸說的，今天是媽的生日，我和爸爸不要你勞動。

石 华：（笑）怎麼？生日連船都不讓划了。

小 菠：（有理地）爸爸說的。

石 华：（笑着說）你爸爸真專制。

小 菠：（撒嬌）不是，不是，爸爸不是專制，爸爸愛媽媽，才不讓媽划的。

石 华：好，我不划。可是你和爸爸別把船划翻了，把媽划掉下水啊！

小 菠：（自信地）不會的，媽媽。（笑）就是划翻了船，也不要緊。

石 华：怎麼？

小 菠：爸爸會游泳，我也会。

石 华：（忍不住笑）小鬼，你可想的周到。

〔小菠又笑又跳。

〔門外傳來自行車鈴聲。

石 华：誰來了？

小 菠：是爸爸，一定是爸爸買了禮物回來了。我去。

〔小菠跑出去。石华帶着愉快的心情重整裝束。

〔少頃。門外小菠声：“媽，媽，阿姨來了。”石英手攙小菠出現在門口。

石 英：（边走边說）小菠，你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！

小 菠：我們要去玄武湖划船。

石 华：石英，你今天怎么有空來的？

石 英：剛从市委開完會回去，順便來看看你們。

石 华：我說呢！我們的青年團干部是不會專程來的。

石 英：姐姐，你又來了！

〔石华笑，为石英倒茶。

小 菠：（扯石英衣襟）振华叔叔怎么不来？

石 英：（一楞）他有事。

石 华：（低声）你和振华到底怎么啦？

石 英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石 华：正川告訴我的。（看到小菠在一邊玩木槍）小菠，去外面看看爸爸回來沒有？

小 菠：好。（帶木槍下）

石 华：（关心地）你和振华到底怎么啦？……是振华……

石 英：不，不是。

石 华：那为什么呢？

石 英：（沉思）我們之間性格不一致，我們吹了！

石 华：可是，你們已有半年多的感情了呀！

石 英：那又有什么办法！

石 华：振华的态度呢？

石 英：他也发现了我們之間有距离，同意从友誼上巩固我們的感情。

石 华：(惋惜)真想不到！

石 英：在这一段时期里，我們是痛苦的。

石 华：难道你們的爱情就不能互相培养了嗎？

石 英：我們試驗过。可是要改变振华的性格是不可能的。我們在生活兴趣上就格格不入。

石 华：(埋怨地)石英，你就不能……

石 英：难道你要我去迁就振华的兴趣？不，那会失掉我的生活兴趣的，往后是痛苦的。

石 华：石英，你，你也太固执了！

石 英：不，姐姐，爱情不是可以勉强的，更不能用同情来换取。必須要从双方的心底发出真正的爱的时候，才能共同生活。不然，將來只有給双方造成永远的痛苦。

〔石华不語。沉思。〕

石 英：(立起)姐姐，这是我的終身大事啊！……我不愿在婚姻問題上草率从事。

石 华：(有所感触)話是对的……

〔小菠跑上。〕

小 菠：爸爸还不回来，媽！我們去不去啊？

石 华：好小菠，再等爸爸一会儿，啊？

石 英：姐姐，今天怎么有兴致去玄武湖？

小 菠：阿姨，今天是媽的生日。

石 英：什么？姐姐，是你生日？！我今天可来巧了！

石 华：不是正川提起，我也給忘了，正赶上休假，正川
提議去划船。

小 菠：爸爸給媽买礼物去了。

石 英：姐姐，我可怎么办呢！（笑）……走，我送你一件
連衣裙。（攙小菠）

石 华：石英，你留着自己打扮吧！

石 英：（笑）难道你就不能打扮啦！……小菠，走，跟我
去，給媽买生日礼物。

小 菠：好，好。

石 华：石英；算了吧！

石 英：姐姐，去吧！你自己挑。然后，我也去划船。（对
小菠）同意嗎，小菠？

小 菠：欢迎，欢迎。又多一个划船的了。

石 英：走，小菠，坐上我的自行車。

小 菠：好。……（乐得跳起来跑下）

石 华：恐怕正川要回来了。

石 英：留張条。

〔石英写条。

〔外面小菠声：“阿姨，快点呀！”

石 英：来了。

石 华：这小鬼一听到玩，比什么都高兴。

石 英：姐夫可真太疼她了。

石 华：小菠也缠正川。

〔外面又传来铃声和小菠声：“阿姨，来不来啊！”

石 华：阿姨在给爸爸写条子，就来了。

石 英：好了。（把条压在玻璃板下。）

〔二人下。

〔门外的风渐大，扫叶声刷刷地响。室内清静异常。

〔少顷。黄正川手捧礼物与游子仁同上。

黄正川：（一进门）咦，人怎么不在家？

〔黄正川把礼物放到写字台上。游子仁巡视室内。

黄正川：老游，随便坐。

游子仁：（感慨地）老黄啊！你真幸福！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太好了！我要是也有这样一个家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黄正川：妒忌是单身汉的特点。（递烟）

游子仁：说实话，老黄，独身生活可把我缠腻了！和臭袜子打交道，单调地生活了这么多年！

黄正川：哈……从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

游子仁：老黃啊，一轉眼十年不見了，對你來說，真是河東一別，河西又見了。不過，（抖了抖雙肩）我還是我。

〔正川熱情地看着子仁笑。

黃正川：（想起）咦，到哪儿去啦？（發現字條）

游子仁：愛人想必不錯吧？

黃正川：嘿……很不錯，待會回來我給你介紹。

游子仁：噯，瞧你這自豪的性格，就和十年前在球場上射進對方球門時的自豪勁兒沒兩樣。

黃正川：贊美別人的妻子，那不就出問題了。

〔子仁奇怪的看看正川，二人會心的大笑起來。

游子仁：想不到啊，幾年的革命工作，在你的人生觀中增添了光輝的色采了。……你記得，咱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，你見到女人都會紅臉嗎？

黃正川：那時啊，我可把足球當做我的唯一愛人啦！噫，（做踢球姿式）射門。

〔二人又笑，正川笑的更厲害。

游子仁：啊呀！老黃啊，除了榮譽和家庭，你的一切都沒變，特別是這捧腹不止的大笑。

黃正川：哈……說真的，剛才在百貨公司，要不是你這件（指子仁穿的上裝）出色的衣裳引起我的注意，那，說不定什麼時候才能會見呢！

游子仁：想不到我的衣服，竟然成了我們重逢的媒介了。

黃正川：（仔細欣賞子仁的裝束）子仁，愛打扮的老習慣，至今還沒改。

游子仁：吃和穿比起來，我永遠是選擇穿的。

黃正川：（笑）……我太興奮了，年輕時的老同學，這回又碰見了。（拍子仁肩）

游子仁：（有些感觸）當年的足球健將，如今可變成卓越的先進工作者了。老黃啊！你真行！

黃正川：你也不壞呀！

游子仁：不壞？嘿！離開學校以後，工作一直沒順利過。這次來這兒學習，也是因為工作上發生了莫名其妙的阻礙，就是有問題。

黃正川：可要迎頭趕上啊！

游子仁：唉，生活、工作……什麼時候才能屬於我的。我可從心裏羨慕你今天的生活。

黃正川：這一切離不開黨的培養和關懷。同時我也應該感謝我的愛人。她是我工作上的得力幫手，生活中的親密伴侶。

游子仁：我得見見面，認識認識。

黃正川：當然。（爽直地）別住招待所了，索性搬到這兒來，咱們抵足而眠，暢談暢談。

游子仁：只要嫂夫人不厭煩，一定照辦。

黃正川：放心吧。……哎！老游，你三十四了吧，

游子仁：噤，你可記得清楚。

黃正川：忘不了，十年後的今天，還是“四比二”。

游子仁：（奇怪）“四比二”？

〔黃正川笑的很神秘。

游子仁：（猛醒）哈……當年二十四比二十二，現在可是三十四比三十二了。我這個哥哥是做定了。

黃正川：老哥哥啦，可也應該有個家了，說真的，結婚吧！

游子仁：是啊，該結婚了。

黃正川：幸福的家庭會使你更覺得生活是美麗的。

游子仁：（大有所感）結婚帶來的有幸福，可也有痛苦啊！

黃正川：老游，這種十足的灰色論調，在今天是不適用了。你怎麼對結婚抱著悲觀情緒呢！唉？

游子仁：（輕笑）這大概是以往的經驗給我的結論吧！

黃正川：過去的哲學，在今天可未必行得通啊！

游子仁：（想作解釋，但又搖了搖頭）好吧，暫時擱開我們的哲學探討，還是談點別的吧。……哎，你有幾個愛的結晶品了？

黃正川：一個。

游子仁：丹娘？還是坦克手？

黃正川：是女游泳小將。

游子仁：嘿，父親愛游泳，生個女兒也一樣，有意思。几

岁？

黄正川：八岁。

游子仁：老黄啊，你现在倒做了父亲啦，我呢，连孩子的妈妈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！

黄正川：不过，孩子并不是我生的。

游子仁：（纳闷）怎么说？

黄正川：说起来话长，我们的结合有一段曲折、苦恼的发展过程。

游子仁：啊？倒要听听你那富有回忆价值的恋爱过程。可以吗？

黄正川：这事我可从未向别人谈起过。

游子仁：我们是老朋友了，你总不会忘记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同出同进，无话不谈的情形吧，难道介绍一下你的恋爱经过都不乐意吗？……怎么，害羞？

黄正川：老游，你可真会说话。……其实也是由于我当时的思想还不够进步，才无形中产生了一些苦恼。

游子仁：谈恋爱，有时确实会带来一些苦恼。你们是怎样认识的？

黄正川：好吧，既谈开了，就不妨来一次回忆吧！

游子仁：这才不愧为同窗老友的感情呢！

黃正川：（停頓一下）那还是在解放初期，从大学和你分手以后的不久。我第一步就踏上了西北，搞工业的基建工作。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，我被調到另外一个工厂里担任繪图設計工作。她那时是厂里的繪图員。我去还不到一个月，因为工作性質相同，同时我們又在同一个室里工作，当然就經常接触，性格又合得来。有一次，忽然她托同宿舍的同志送来一張請假条，說病了。正在她生病的那几天，我們共同設計的一張草图，还未完成，于是我就經常去看望她的病，順便在她精神好的时候略为談談图表的事。这样，她的病足足有半个月还没好，并且听同宿舍的同志說，她还經常在夜里哭，有时哭得很伤心。同志們怕她要出意外，就把她的事向行政上作了汇报。党組織也知道了这件事，找她談了很多次話，問她可有什么为难的心事？虽然党組織一再用安慰和关怀的态度要她說，但她却始終沒肯說出心里的隱痛。这样又过了几天，草图完成了。可是我还是經常去看她，有时还陪她出去逛公园。于是我們的感情建立了，并且从交往中表示了爱情。不过，当时我总觉得她对我是畏畏縮縮的，象是有什么話要說似的。后

来她病好了，我們一直是互相爱着的。恋爱的最終目的当然是長久的共同生活。我終于要求和她結婚。按照我們的感情來說，她的确應該表示同意；(停頓)然而她拒絕了。

游子仁：(奇怪)拒絕？

黃正川：是的，拒絕了。虽然她拒絕了，但是我却看得出她是勉强的，痛苦的。說实話，我当时也很痛苦。毕竟我离不开她了，我已經把我的第一次爱情全部交給她了。我为了她拒絕我結婚的事，整整有三个夜晚沒睡着觉，竭力寻找原因。論感情，我們已經达到互相不能离开的境地了；論性格，一开始就有着很多的共同性，而她为什么要拒絕呢？

[游子仁听的出神，用奇特的神情看着正川，力求了解这个故事的結果。

游子仁：奇怪？

黃正川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从她拒絕我以后开始了。我接連三天都听到她同宿舍的女同志告訴我：說她每天晚上都要哭到三、四點鐘。因為我們的行政上和黨組織都知道我和她的事情，一直對我們很關心。当她拒絕我的第四天，行政上就找我个别談話。当时，我还以为是談工作呢！誰知

道第一句話就問我愛不愛她。你說，我那几天为了她拒絕我結婚的事，几乎都要发狂了，于是我毫无疑问的回答：“我很爱她。”就是这次，行政上把她的一切隱痛告訴了我。这些話是她在拒絕了我的要求以后，进行了足足三天的思想斗争，终于鼓着最大的勇气向领导說的。……

游子仁：(急于要知道下文)她說了些什麼？

黄正川：(沉重地)她已經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了。

游子仁：(奇怪)有孕了？

黄正川：(抽了一口烟)是的。她受了騙，原来和她感情很好的一个人抛弃了她。这个人和她在沒有結婚以前，就丢下了一个小生命，为了自己的前途远远地离开了她。

游子仁：(表示嘆息)……

黄正川：当我听到这种消息以后，真象一个晴天霹靂，把我一切的美好想象都冲散了！我該怎么办呢？当时我真无法答复这个問題。行政上也看得出来，說了一些有关爱情的价值和道理，就叫我仔細考虑，并且希望我能在得出結論以后，直接找她談話。

游子仁：后来呢？

黄正川：我痛苦，我思想斗争。我开始責备我的感情太

輕率，我悔恨我不該愛她。更不該在沒有知道她的心事以前向她求婚。總之，所想的都是从否定的角度出发，有时甚至于想到她那未出世的孩子。我怎么能做一个不是我亲生的孩子的父亲呢？再說，我总不能和一个有了身孕的女人結婚啊！反正我为她付出的全部愛情感到痛苦。即使如此，但是並沒有消灭我对她的愛，矛盾永远得不到解决。这样又过了十多天。我們仍然在一起工作，但是在会面的时候，互相似乎都觉得别扭，特别是她，臉上出現一种被痛苦所折磨的神情。我們的話也不多了。漸漸地，我发觉她在避开我，偶尔也听到有人告訴我，她最近很悲觀。但是从那时起，她已經不再哭了。与此同时，她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。行政上很照顧她，并且經常問她，安慰她。而我呢！却一天天的为她的遭遇負担着痛苦。逐漸地，我由悔恨变成了同情，由同情增加了对她的关怀，于是在我的腦子里涌現了新的想法：这不怪她。她的痛苦，她的遭遇是別人給她的。她既然受了欺騙，是不能再在精神上受打击了。何况我又很愛她；既然愛她，就应当为自己心愛的人分担痛苦。真正的愛情是可以消除痛苦的。就在这